

名人情感丛书·益友卷

我的良友

巴金 丁玲 等著

刘屏 唐文 编选

华文出版社

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鲁迅

这类朋友，多半是静默中冲和，温柔敦厚，在一起的时候，使人温暖，不见的时候，使人想念。尤其在疾病困苦的时光，你会渴望着他的“同在”。

——冰心

我们谈话，从来用不着设防。我们直抒胸臆，尽兴而谈。自以为人生幸福，莫大于此。我们的友谊之所以历久不衰，而且与时俱增，原因当然就在这里。

——季羨林

友情是我的生命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存在就没有光彩，离了它我的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

——巴金

童年的友谊有如我们所吸饮的母乳一样，和我们的生命一同存在，和我们的生命不能分开。

——李霁野

益友卷

目录

艾芜

悼念华侨诗人翻译家黄绰卿 ... 1

巴金

纪念友人世弥 13

他明明还活着 17

中岛健藏先生 25

怀念从文 31

卞之琳

窗子内外：忆林徽音 50

冰心

我的良友 56

记富奶奶 66

老舍和孩子们.....	72
他还在不停地写作.....	77
我的朋友阳翰笙.....	81
曹靖华	
罗汉岭前吊秋白.....	83
忆范文澜同志.....	95
蔡元培	
记鲁迅先生轶事.....	102
陈独秀	
我对于鲁迅的认识.....	104
丁玲	
风雨中忆萧红.....	106
怀念仿吾同志.....	111
冯雪峰	
鲁迅先生的逝世.....	118
何其芳	
记冼星海同志.....	126
季羨林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131
悼念沈从文先生.....	136
哭冯至先生.....	142
靳以	
忆罗淑.....	149

柯灵

怀傅雷.....153

遥寄张爱玲.....161

促膝闲话中书君.....172

老舍

悼念罗常培先生.....178

刘半农

寄周启明.....182

李霁野

忆素园.....188

庐隐

愁情一缕付征鸿.....202

祭献之辞.....206

林非

我心中的秦牧.....212

鲁迅

忆刘半农君.....217

忆韦素园君.....220

纪念刘和珍君.....226

梁实秋

方令孺其人.....232

缪崇群

野村君.....237

短简（一）	244
钱玄同	
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 与略评	246
苏曼殊	
致柳亚子	251
致高天梅	253
致刘半农	255
致刘三	257
石评梅	
露沙	265
给庐隐	269
寄山中的玉微	275
吴祖光	
三十七载因缘	279
“秦娘美”	287
闻一多	
致景超、实秋	293
许杰	
死硬精神分外香	297
徐懋庸	
我和鲁迅的关系的始末	304

徐志摩

悼沈叔薇.....333

致凌叔华.....336

致刘海粟.....338

夏丏尊

鲁迅翁杂忆.....340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343

夏衍

忆阿英同志.....346

叶圣陶

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353

叶紫

致张天翼书.....357

忆家煌.....362

杨沫

哀思.....364

从容乐观的人.....367

郁达夫

雕刻家刘开渠.....370

怀鲁迅.....373

志摩在回忆里.....375

与悲鸿的再遇.....381

致戴平万.....384

致许广平.....	386
回忆鲁迅.....	388
俞平伯	
诤友.....	411
臧克家	
老舍永在.....	417
朴素衣裳常在眼—记羨林.....	434
海阔天空任翱翔—有怀碧野.....	438
心清，在我心中.....	443
章衣萍	
鲁彦走了.....	450
东城旧侣.....	454
朱湘	
梦苇的死.....	459
郑云云	
没有歌词的爬山调.....	465
周作人	
志摩纪念.....	469
半农纪念.....	473
赵清阁	
香山忆故人.....	478
编后记.....	487

悼念华侨诗人翻译家黄绰卿

艾芜

—

一九二八年上半年，由万慧法师的介绍，我到一家华侨报纸《觉民日报》工作，做校对。这是缅甸华侨办的一份报纸。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听说它是革命的，曾经请留学莫斯科回来的聂绀弩做过主编；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走到反革命路上去了。我不大给它的副刊写文章，却常常把业余写作的诗和散文，投到《仰光日报》的副刊去。《仰光日报》对“五·四”运动引起的新文化，表示好感。这是我乐于向它投稿的原因。有一天，正在校对报纸新闻的时候，一个年青的排字工人，来看我，并作自我介绍，说他是《觉民日报》的手民，名叫黄兆溱，又说《仰光日报》有个排字工人，喜欢我在《仰光日报》副刊《波光》上发表的诗文，想看看我。我答应工作完毕，就去看他。他的

名字叫黄绰卿。当时在仰光的华侨报纸，都名叫日报，实际都是下午五、六点钟出版，英文写的是Evening Post。我把校对工作搞完，便从《觉民日报》所在的五十呎街，到《仰光日报》所在河滨街去。那是黄兆溱引我去的。他从《仰光日报》的侧门进去，就引一个年青人出来，胖胖的，看来还不到十八岁；两手污黑，正排着字，是打着光脚板的。我们认识之后，我便走开了，因为他正在工作。《觉民日报》的经理林宝华，是个国民党人，看见我在反对他们国民党的报上，常写文章，便采取一种奇怪的办法，在我的工作桌上，放了一封给我的信，打开一看，满纸涂得乌黑，一个字也认不出来，我明白它的意义，就是要我辞职，我便立即离开了报馆。我失了业，向《仰光日报》投的稿子，就更多了。黄绰卿便来看我，说我的一些文章，大都是他排的。我那时同万慧法师住在仰光的郊区卡拉巴士第一百二十六条街，几乎全是印度人住的区域。距绿绮湖不远，湖那边的大金塔，常常把它金光灿烂的姿影送进眼帘。尤其在夜间的时候，塔身上围绕着一串串的电灯，更显得庄严美丽，景色动人。我和黄绰卿就在这样的湖滨，度过多少可堪回忆的夜晚。我们总是谈着我们所喜爱的文学作品，谈着祖国的重大政治事变，谈着华侨工人的悲惨生活，谈着帝国主义对缅甸人的残酷统治……。我逐渐知道他是广东台山县人，父母到仰光来才生下他的，仰光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父亲做一辈子木工，生活是贫困的，艰辛的。黄绰卿只读了小学，就以童工的身份，进入了仰光的社会。他在《仰光日报》馆，一面排字，一面学习所排的文章，仰光日报的副刊《波光》，每天一版，大量转载国内进步文章，促进了黄绰卿的思想觉悟，也使他的文化程度一天一天地提高。他拥护苏联，拥护斯大林，也拥护

毛主席在江西福建成立的苏维埃，达到一个革命工人应有的认识。仰光成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他是参加了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庆祝苏联国庆节，我们准备印手掌那么大的传单，内容只是几条英文标语，如“Down with English Imperialism”之类。印的地方，就是我和万慧法师住的寓所。英文字钉子，是从一家印刷所偷来的，我和另一个人亲手印刷。这为万慧法师知道了，要我离开，以免牵连。我无处可住，便由黄绰卿接洽一家裁缝铺，让他们白天缝衣服的长桌子，由我晚上当成床铺使用，只消出点钱就行了。好在热带地方，不用被盖，有几本书做枕头就可以。这只是一时之计，白天没有地方写文章，总是不行的。那时全靠向《仰光日报》的《波光》副刊投稿，换点稿费为生，文章写不出，怎能生活呢？黄绰卿又想方设法，在五十呎路的咖啡店楼上找了一间屋子。这间屋子中间还隔了一层壁板，一边是福建人两夫妇住，一边我住；窄得来只能在地板上睡觉，再也安不下一张桌子。我白天便在膝头上，垫个硬纸板写字，全面解决了住和工作的问题。再以后，黄绰卿又介绍他在《仰光日报》的同事，两个排字工人，和我相识，进入他们两个单身人租的一间比较宽大的屋子，使我有桌子可以写作了。

二

一九三一年，我被统治缅甸的英帝国主义押送回国，我住在上海，完全陷入失业状态。我同海外通信的朋友，就只有黄

绰卿一个人。在通信中，他知道我的生活困难，便向华侨工人募捐，经常汇钱来帮助我，使我能够生活下去。当时，有些工作不能不做，左翼作家联盟要我到杨树浦去办涟文小学，只给一个姓王的校长八元钱（校长不教书，只作对外工作），而我全部时间用来教书，白天教小孩，晚上给男女工人补习文化，却一个钱也没有，全靠向朋友借，而更主要的，是黄绰卿从缅甸汇钱来救济。后来不教书了，有点时间写文章了，可是发表在左翼作家编的刊物，大都没有稿费。还是要靠黄绰卿寄来的钱。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春天，自己还不能养活自己。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被捕，直至九月二十七日出狱以后，我全副精力用来写作，生活书店办的《文学》，《申报·自由谈》等等刊物，又都可以给稿费了，这才没有要黄绰卿援助。这个时候的通信，不断接到他在仰光华侨报上写的文章和新诗。新诗写的相当好，我曾在《中流》半月刊上，写过一篇介绍他的出身和诗的散文，题名《阿黄》，这是他发表诗时使用的笔名。如今找到三十年代的《中流》半月刊，再读黄绰卿的新诗《江上》，还使我深为感动。现录如下：

“ 在舢板上啊，老大哥，
我们挨着肩头并坐，
划开了逆流的江波。
你唱着马来亚的情歌，
我吹着峇尔玛的口哨，相和。

在船舱底啊，老大哥，

那里热得像蚂蚁上锅。
吃苦的不单是我们几个，
在茫茫的洋海里过活，
还有我们的工友许多。

生命值得什么！
明天是赤道上经过，
又在浪潮里消磨。
向弟兄们报个讯息啊，
我们正空着肚皮挨饿！

故乡是南中国的荒岛，
归去荷起生锈的铁锄，
再去干他妈的一伙！
旧世界正焚烧着，
我们的生命，就是一把火。”

另外，他还寄来我在仰光华侨报纸，主要是《仰光日报》发表的稿子，那是他很久以前剪存下来的。我记得在《夜景》这本短篇小说集内，有一篇小说《毛辫子》，和《漂泊杂记》内一些散文，就是由黄绰卿保存下来的。一九三一年春天，英帝国主义驱逐我的时候，就是把我从仰光拘留所内，押到船上，除了换洗衣服而外，什么东西也不准携带。假如没有黄绰卿精心的剪存，我在仰光写的文章，会一直泯灭无存了。文章本身可

以说没有多大价值，但其中包含的友谊，却是非常宝贵的。

三

抗战期间我同黄绰卿中断了联系，但一遇见缅甸回来的华侨，总要打听黄绰卿的消息。听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仰光，黄绰卿就带领老母妻子儿女，逃到中缅交界的山区，过着流离痛苦的生活。到底住在什么镇市，什么山村，却不知道，因而无法通信。

抗战胜利了。我住在重庆南温泉乡下，有一天，接到由中华抗敌文艺界协会转的信，打开一看，是黄绰卿写的，真令人高兴异常。而且他的信上还说，他已到了重庆，我立即去看他。这才知道他从仰光逃难的详细情形。他的老母亲带着他的一个孩子，和一群旅缅华侨，先逃到广西的一个县里。他和他的爱人甄采兰带着另外的几个孩子，随后逃到八莫。后来甄采兰病死，孩子也有夭折的。在这段期间，曾有一支中国军队会合从雷多公路来的美军，并和缅甸的游击队一起，在滇缅边界的崇山峻岭中，打退了侵占缅甸的日寇。他不顾家庭的困难，在那支中国军队中，从事缅甸语言的翻译工作，对抗日战争是有功劳的。抗战胜利了，他不愿意留在这支中国军队里，因为他一直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帮助翻译工作，无非完结抗日战争的一种爱国任务而已。

后来黄绰卿写的长诗《丽江行》，表明他在抗日战争中，具

有工人阶级的坚定立场。

《丽江行》的副标题是：《为杰沙抗日纪念碑作》：

“太公城 畔古骠邦，南坎汇流两丽江。
我掬金沙曾濯足，孤舟夜泊忆逃亡。
逃亡何处归祖国，流离骨肉无消息。
丽江江畔有闺人，昔日盼郎今化石。
晨炊犹记郑郎行，嘱我湔仇私爱轻。
家破人亡应有恨，征倭援缅共斯情。
东洋鬼子横行日，沦落江头城外匿。

曾窥形势昔称雄，楼船象战今无匹。
消沉霸气元明清，泥塑瑞姑亦圯倾。
戛撒空余征缅恨，昭和军阀亦穷兵。
蹂躏三年闻野哭，忍教米市人熬粥。
盟军返旆歼同仇，游击缅民齐四伏。
固吾边圉助芳邻，誓扫倭奴不顾身。
今有侨人怀义烈，建碑直立此江滨。
岂知同室操戈发，抗暴精神随湮没。
当年共愤法西斯，竟许战魔遗余孽！

太公城，为古代缅甸老蒲甘旧地，在今瑞丽江与伊江合流处。伊江古称丽水，又名金沙江，与缅称瑞丽江同义。又南坎，珊语义即金水。八莫古称江头城。今八莫之南，瑞姑瑞波准小岛，尚有明永历帝王子泥像。杰沙旧译作戛撒，见清史。

朝鲜越南尽血腥，俯仰山河一发青，
烽火倘教再蔓延，仓皇戎马忍重经。
壮士头颅诚有价，若为自由能相假，
须求民族总翻身，肯与独夫谋天下？
血泪五年干未干？牺牲原亦齿发寒，
时代虽更同意义，应与援朝一样看。
抗日救亡为爱国，援朝抗美仍堪式，
拱卫国家保和平，志愿未酬求贯彻。
君不见毛氏政策合持坚，
蒋帮反动背先贤，革命进行须到底，
守卫相扶奋向前。
吁嗟乎，丽江来自神州古，
淘尽英雄难足数。
何时洗甲浴清流？
安定吾人第二故乡之乐土！”

黄绰卿回缅甸去，在仰光那个地方再搞文化工作。他是在仰光生的，童年，幼年，青年，都在仰光度过。他深深喜爱那个地方，而且也不愿意放弃他对缅甸文学的研究。

四

解放战争期间，我们没有通信。直到解放后，我住在北